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五

卷第四十五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志引四　武備志引四

占 以下俱占度載

茅子曰占豈易言哉日月星辰五行雲物天之象也太乙奇門六壬諸家天之理也因象以察天據理以貞天天順而道資之故曰爲將者不可不知天文非知天之急也知乎天則先天而

天不違天、不、違則安往而不伸哉故曰王者有征無戰我於占三致意焉然天官之言占術之說其書各充棟我擇其言兵者而已風雨水旱疾疫火災兵所慮也故并敘之首以天統其大也次以日次以月次以星次以雲氣次以風雨次以風次以蒙霧次以虹霓次以霞次以雷電次以雨雹次以霜露次以冰雪次以五行是爲天官首以太乙躳其宗也次以奇門次以六壬

次以雜占次以選擇而厭禳則附之是爲占驗丁甲之術奉玄女役天神雲可吸風可集雷可轟雨可沛吾少也賤故於兹久溺焉然怪而不可傳也君子察其微使天之不我違而已驅天而不違吾不敢也要其說出于奇門存其略不言其詳

占天

茅子曰天之體清而其色有異天之體靜而其

鳴裂爲異天之所常而其所異物爲異故曰色

曰變曰兩凡三等

占日

茅子曰日内黑外光麗於中天若夫春日紅潤

夏日炎蒸秋日燥烈冬日溫平皆吉徵也日有

變不在君上則在分野變凡七等曰日之形曰

日之蝕曰日之暈曰日之變曰日之色曰日之

氣曰日之星

占月

茅子曰月爲太陰之象借光于日以之配位女子之象也以之比德刑罰之義也以之定上下諸侯大臣之義也刑之大者爲兵女主侵權大臣犯上皆兵之急也故皆載之其類與日同

占星

茅子曰星家之言繁哉未可悉也然亦可得而言三垣二十八宿其定列也五星之合散犯守

陵歷鬬食彗孛飛流乃其變也歲熒塡白辰即五星之變名也非常之形積殃而發乃其妖也吾嘗列蓋天渾天之圖次列垣宿之圖而以其歌占附焉垣宿之星有占切於兵者則著之次以變次以妖而亦以其占切於兵者著之又次以星野星野已分見於度而復合而次之者便占也詳而簡庶幾近之矣

占雲氣

茅子曰周禮天官氏掌雲氣之占秦漢間望氣者之言益驗故其說甚著我叅次其切於兵者曰氣之地氣之候氣之風雨氣之災瑞氣之天子氣之猛將氣之戰陣氣之軍勝氣之軍敗氣之暴兵氣之伏兵氣之攻守氣之陰謀

占風雨

茅子曰占之書凡數百種皆割裂而見其類于占風雨獨錄測天賦玉帝親機二全書者以其

文不可割裂也他書有同此者刪之若二者之
占則各自有類此則測其候耳

占風

弟子曰風角古知兵者所必詳也不待夜而仰
觀不待時而候察吉凶之應在乎頃刻故風之
理更微于他占察其八方析其五音感而通之
在乎神明故我詳載其說以待志於斯者

占蒙霧

茅子曰吾聞之陰陽氣交而爲霧霧者百邪之氣本於地而應於天是謂陰來冒陽其占爲臣蔽明主小人擅權不利于上蒙者濛濛日不明也又曰在天爲蒙在地爲霧日月不見爲蒙前後人不見爲霧陰陽交錯邪正相干人君不悟必有亡國故總次之

占虹蜺

茅子曰吾聞之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

風雷散則爲虹蜺虹者攻也陰氣攻陽氣也蜺者齧也災氣傷害於物如有所齧也序其占於左

占霞

茅子曰吾聞之霞者天之客氣所結暫爾而生暫爾而滅長尺餘丈餘十丈餘勁而有力若杓掄遠擲之狀是也與雲氣不同故占雲者歸于氣而霞則別次之

占雨雹

茅子曰吾聞之山體陽通于天氣出雲霧以成雨雨凝曰雹雹雨氷也陽氣盛陰氣脇之不相入則摶而爲雹陰氣盛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雹者陰脇陽也霰者陽薄陰也吾總而次之爲雨雹

占雷電

茅子曰吾聞之雷者天地之鼓入君之象入能

除害出能興利爲天指難折衝之臣傳曰雷者陰陽和合震動萬方春分發而秋分藏非時而鳴軍破國殃又曰雷應其候使屈者伸蟄者舒此天威之喜也震不應候傷人擊物此天威之怒也逢彼之怒必重以爲戒而恐懼修省焉至于霆者急雷也陰陽相薄激而爲霆霹靂者金氣也霹者折也靂者歷也言所歷皆折也震者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至于雹者陽精之發

也陰陽擊耀熱氣散而爲雹故差次其雷而霆與雹附焉

占霜露

茅子曰吾聞之露陰液也和氣凝露立夏九十一日凉風至萬物始實白露降露凝爲霜寒氣從地升也霜者陰精也季秋始降北斗當崑崙之上氣運注於天下春夏爲露秋冬爲霜其占有切于兵者類序之

占氷雪

茅子曰吾聞之氷者陰之盛而水滞者也雪本雨也寒甚而空中凮結之以成雪過多或非時則爲災故皆兵象也次其切者

占五行

茅子曰吾于占巳核之詳分之析然又有所謂五行者金木水火之變而爲地爲山爲水爲草木爲禽獸爲人之見乎四體雜羅之以備大全

爾

太乙

茅子曰術家之言紛然也六經所不道也而祖之者必曰先秦先秦時六經之道殺而爲百家各以其術迎之迎之合于道則其言驗言驗則傳傳而最著者三家曰太乙曰六壬曰奇門太乙奇門皆謂出于齊之先公留之始侯然無所考至六壬則范少伯之書詳哉言之以今之法

逆而衡其斷不爽也然則謂非先秦之言不可
也太乙者其理該合于曆家之說故言三家者
又必以太乙爲統然太乙之言九即洛書之九
也其曰主客大將參將始擊之類皆因兵而命
名然借兵以喻五行非借五行以喻兵也以其
言兵者切故因而著之簡而明無若廟算詳而
核無若遁局圖斷故載之以言兵者思過半矣
至其推而布陣要之于理亦不外也說者謂其

言鑿鑿者言之過也非理之罪也見陣制中茲不再若符籙祭禱者亦六經所不道也六經曰假之卜筮告之神明則其敎而爲符籙祭禱者亦勢所必至也故載其約畧而不詳示訓也

奇門

茅子曰奇門之說昭然于天下也而精之者寡非學之者不衆也葢其故有三飛宫之法合示洛書然其離合變化雖至熟者而或淆其難一

超神接氣奇門之本也而置閏之法曆家專門之所難而欲定于倉卒其難二分局定盤說亦瑣矣約之者欲以十八局而盡一千八十局之變廣之者雖以千八百局而不足以究十八局之微其難三兼之推明其吉凶則背趨避背趨避則事符咒事符咒而尅應步罡諸說雜興其言驗而不可以訓也其言不驗而不可以傳也於是而精者寡矣有得我同然者著玄覽其衡

子以定宮至簡也酌法以置閏置閏也因盤以
布局至約也明乎三者而思過半矣景祐遁甲
符應經者宋景祐時人所著也博而析卓哉葺
之過也删其起例同于玄覽者而爲之纂於是
乎言奇門而不精非敎之罪也六甲者貴神也
六丁者尤貴者也乘造化之精靈而斡運陰陽
之際得其竅可以御之其專門之學有煉器煉
形祭禱符籙要之皆奇門之緒也存其約略而

不辭所以訓所以得也

六壬

茅子曰六壬之說其書更繁於太乙奇門然得其要則可數言盡也其法詳於六壬直指敵戰之兵占則有軍帳賦兵帳鈎玄遊都魯都古法熟於斯而可以盡兵事矣太乙則盡戰其局奇門六壬則否者以太乙之局必按圖而斷之故不可以簡二家之課局得於訣而足故不可以

繇二者均是也

軍中雜占

茅子曰自吉凶莫大于兵而兵之占遂衆衆則誕衆則俚勢固然也因其常用酌其近理者爲軍中雜占

選擇

茅子曰古者授時不言吉凶然有五行則有生尅有生尅則有休旺休旺者在乎天吉凶者在

乎人矣星曜宿禽紛乎其名矣不可訓要而究則皆五行正餘之氣而特異其名也五行不能外則選擇之說未可廢也簡其切而著者于左方

厭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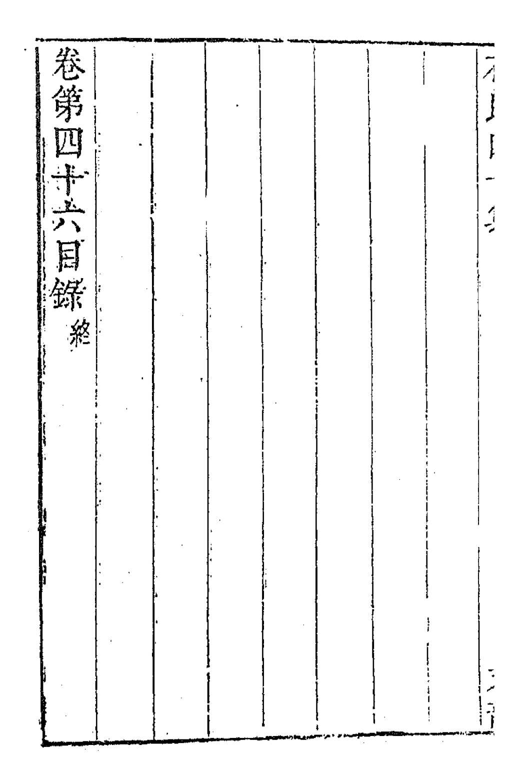
茅子曰厭禳君子所不道也吾聞之易曰吉凶者貞勝者也陰符經曰禽之制在氣凡氣有所勝則制之氣有所不勝則為之制固無出乎五

行生克衰王相保相畏之理若夫假藉神鬼足
以鎮軍心疑敵志此可與智者言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五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六


卷第四十五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志引五　武備志引五

度

茅子曰古之縱横家欲以明通竅要執人主之契必先熟形勢始降而至楚漢之際一得其圖書知天下戸口衆寡兵甲强弱之形一不得其要領至爲天下宰不平地之關于兵較然哉曾

丞相博達士也其次武經獨載邊塞道里之遠近而于方輿之槩戶口兵馬之數鈌如也安在其詳且著哉近王將軍之談地理也詳于沿革旁及山川則太過矣而于關要者仍有鈌非所以言武備也故我志武備而終之以度度者度地也爲按典故搜衆家圖以辨其委說以討其原而于武備稍遠者聽之輿圖方史可矣一曰方輿詳內地也二曰鎮戍詳邊疆也三曰海防

詳海也四曰江防詳江也五曰四夷詳屬國也
六曰航海詳聲教也此六者皆兵力之所可及
也其聲教之不通于中華者不敢據稗而信也
貢獻之不通于大國者不敢信耳而傳也鎭戍
之將領所以固鎭戍也故不敢略山川之大者
見省直之總圖其他名勝所以供遊覽起弔古
而非據紙上之聲稱可以度營壘也故不敢詳
若漕河見于餉不復再

方輿

茅子曰方輿乃國家郡邑之地也自來志一統考輿地者彼略此詳算中章程於經世無補焉故約劑之使簡而悉分以兩直隸十三布政司所以示有統也首以叙採先哲之擘畫所以示嘉猷也次以形勢圖所以示天下大勢也次以郡邑圖所以示犬牙相制也次以方輿圖所以示幅員相轃也次以郡邑土司戶口稅糧鹽課

兵馬藩封之總數所以示詳明也次以督撫監司所以示上下相維也次以守鎮將領所以示武備周密也次以郡邑郡則著其禹貢所隸所以示有肇也定其分野所以示占驗也明其四境所以示疆界也按其兩都之道里所以示朝宗也次以州州領邑者著之次以縣縣屬州者又次之所以示統馭也考其編里所以示繁簡也考其去州郡城之里所以示方隅也次以

衛考其領所所自著者別之所以示兵實也次
以關寨所以示險要也大約以會典為據而郡
邑之新設者益之將領之新設者姑標其上以
未經定制在可損益也監司以藩之臬統者為
首臬次之藩之分統次之臬又次之衛領所五
國制也有損益者依其則有新設者以五為規
所新設者列於後藩封之儀衛羣牧不載以儀
文也護衛則載之先之以總圖示有統也寧核

無闊略寧闕無傳疑斯其志矣

鎮戍

茅子曰天下之大患在於西北故　皇祖有訓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大哉王言凡主中華者所不可忽也故列諸鎮之圖次將領次城堡次兵馬次糧餉而以職方考及兵略所載夷虜部落列於圖之首以便考近事焉

海防

茅子曰防海豈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嚴於防自　肅廟時始也濵之于海外也我逞其武彼敢内窺若晉唐以降番舶以通其利朝貢以縻其獷時有寇掠未爲深虞日本在宋以前與諸國不相高下自元初敗范文虎之師始狡然有啓疆之慮以　二祖之威德柔而致之時肆其毒故于沿海兢兢焉然以遼東受

衄不致大釁嘉靖之際經措失方以天下錢穀之本供其漁獵國幾不支苟非糾糾虎臣批狠蕩寇則中原九塞乘間而發豈能有百歲之安哉而其要在拒之于海故晉採諸家之論因按胡宗憲鄭若曾繪分合諸圖而并按其戍守之險要兵力以永示來者焉

江防

茅子曰疆場之大要有三曰邊曰海曰江邊與

海皆與寇為鄰江則似稍緩焉然迫海而亘中區外瀆則為門戶內訌則為心腹故江之要與邊海均太湖者近江而藪盜故我既圖其形勢採其論說詳其信地而附以湖防圖論焉若猺獞苗黎與我雜處癬疥之疾不可並言也

四夷

茅子曰吾志武備而三有慨也武者古聖王所以攘夷狄尊中夏之具也自揖讓不再征誅見

休而遂以兵戎自戕幅員之內自分胡越禮樂
之地鞠為戰場屠父兇孱弱小較狡以為智鬬
忍以為勇君子生其時不得已而任其責雖竭
其智力焉未嘗不撫心自傷也今天下承平大
患在于夷狄夷狄之必難久懷雖聖人復起不
能改也故我考四夷而諄諄焉患先慮其大故
首以北虜　高皇聖謨所獨注焉者也曰女直
曰朶顏三衛二者皆我之屬夷也而其患幾于

虜等故次之曰日本日本不患于古而患于今自元世祖以八荒來王之威而不能加於日本日本將日肆天道然也幸一海爲之限耳然其威有所加俱必越海而及之故不以爲難也國家之患曰南倭北虜故又次之曰西番哈密諸部亦故屬于我而時臣時叛者也故又次之曰海外諸國其或貢或不貢而皆無害于我者也故又次之曰安南故我之封疆也以國家威德

再續其祀然時亦有彼心焉故又次之曰朝鮮
雖不入版圖而其恭順爲最故又次之嗟乎臣
叛亦何常盛衰亦易改最强者北虜而今冠帶
而朝者垂五十載女直一小夷耳授官制貢奴
而使之今頡頏一隅騷動天下此事之已著者
也日本雖屢肆啓疆然志在通市得其道可順
指使之朝鮮世爲禮義之邦然積弱易降不可
相倚北虜封貢已久勢難復保女直奴酋非淵

勒之流一將得人指顧殲夷此非之末著者也講武備者能無意乎其本末詳備取衷于鄭少保曉葉少師向高而刪繁冗益近事著譯語考風俗詳支派以成一家云爾若先之以祖訓昭我先王之深意也次之以圖收六合于指掌也皆所以隆武備之極至也

茅子曰按四夷者圖與考並急焉人知考以鏡往事不知圖以燭將來古曰圖史豈欺我哉自

北虜事畧切特識之

女直考

茅子曰夫女直之興微矣竟以一旅之師亡遼蹙宋故曰女直兵滿萬天下無與敵然當是時遼運將終宋備實弛故遂得志焉非有定謨成畫爲必不可破之師也今兵興以來將三年矣而邊疆之臣莫有奏尺寸之績者豈眞其兵强哉間諜未通機宜未得訓練未至鼓舞未浹欲

以是取勝雖有奴之强百一亦不可破也我之
菁武備也豈敢云三年之艾哉然士大夫茍有
志於斯者出其緒餘即足辦之豈必羣雋彥之
士叩囊底之智而漫無成功徒使爭功辨罪紛
紛於內攫金匿餉罔罔於外哉我故曰奴可滅
也而女直之部落終不可盡滅何以徵之有
二祖之成憲在部分則易弱位卑則易制煌煌
聖猷篾以加也按其往則於左

朶顔三衛考

茅子曰吾嘗聞之葉少師云兀良哈之為中國利害甚明也分閫建藩　高皇之慮遠矣內徙於　文皇非得已也干戈初戢障塞尚虛愛弟之請難裁征戍之勞在念權宜移置姑待後圖覩其次鳴鸞鎮有滅殘虜守大寧之諭亦何嘗遽割以資夷哉犂庭甫定榆木變輿雄謨莫究遐憾可知　章皇寬河之役威折奸萌假令棄

長驅刈殘酋復舊疆善繼善述誰曰不宜顧上
有雄略之主下無謀遠之臣後且幷開平而失
之遂使要害藉於犬羊而宣遼隔若胡越禦戎
之策從茲絀焉夫西河套而東大寧失之皆我
害也然河套猶明知其奪於虜而時圖恢復乃
大寧藉口於　文皇職方氏遂視若三衛之固
有無敢談及故實莫稽而傳譌日甚可勝嘆哉
嗚呼至哉斯言蔑以加矣

日本考

茅元儀曰今我之禦倭者綦密矣然似密而實疎兵減於伍將玩於法器毀於敝然猶可言也唯是我之步卒不能當倭之利刃倭之水鬬不能當我之戰艇故先正謂禦倭者必禦之於海設會哨之法謹戰艘之修所以事貴豫也今防汛者以捕魚爲業而舟楫帆檣敝者莫葺缺者莫補自失其險釁將安弭至於絶貢而杜私販

固萬年長策哉然亦未盡然也天地不能逆人情而制道聖王不能逆人情而制治我之利於倭者一扇一刀固遊物之不貴倭之利於我者絲纊針磁乃資生之必藉貢市絕則私販通私販通則寇掠啓私販則姦民藏致勾引之隱禍譏察廢致禁物之闌出貢市通則舍門戶之險延盜中堂均不可也而私販者日益其將吏防閑適所以啓賄冒法而出必非良民冒法而入

寄命人手故筲則敎之入寇今且敎之造船使
彼之船與我等便彼之習船與我等巧勝負未
可知也故不如稅販物藉商名嚴冒禁核往返
收其什一而挈其綱領順其性欲而杜其侵凌
誠良法也筲者　肅皇帝之禁北虜馬市也曰
再言者斬今竟以貢市收五十年之奠安制治
因乎時耳東南之禍在於旦夕立國是者曷澹
長思哉其地理語言嗜好寇術特詳之左方以

告來者

茅子曰日本之地不甚廣而號道分州列郡甚夥蕃摹倣中華而侈言之者也語言嗜好不明則無以知其情舶船利器寇術不詳則無以制其變故差次之

哈密

茅子曰凡祖宗所垂有必不可變者成憲是也有必不可固者機宜是也兩者利病均焉故先

王之制憲也度其利又商其害神謨深遠杜幾
察微後世君臣不得而輕議也若幾空者因乎
時而已故漢高與虜和親而武帝以捕斬收底
定之功前漢開西域斷匈奴之右臂而光武以
閉關致寧謐之福寧有定軌哉明興諸夷自北
虜外其煩億中國則咎客爲甚夫番雖勁不能
當虜之十一而我以　二祖封殖守之不改本
以夷防夷而後反樹彼以勞我故易曰知幾者

共神乎知幾者而後可與謀國事矣

土爾番考

茅子曰裴少師嘗有云土爾番彈丸地耳漢一戊巳校尉足鞭箠諸國唐麴文泰稍不恭侯君集偏師執之無留行也乃至明而桀逆何哉豈祖宗之神威淵畫詳于北而略於西無以震之故斁釁興於哈密而禍結於邊陲綿綿涓涓裁之不早固禦戎之鑒也

西番考

茅子曰我蓋聞之葉少師云西戎爲患自三代然矣盛於漢熾於唐而馴服於明非向背之情異也合則强分則弱勢固然耳然當其强也足以抗虜及其弱反折而入於虜抗虜則虜虜是虎爭之形也折而入於虜則我虞是蠶食之漸也是又無全利全害者也夫正嘉以前河湟之守未失虜不西也自亦卜剌諳通俺答而青海

爲虜穴矣負嵎而觥觥我其能久有羌哉以羌合羌尚爲我患以虜合羌憂方大耳夫欲制羌命伐虜謀則有　高皇帝之神謨在其毋泄泄然以羌予虜也余感之按其設官於左以爲將來者鑒焉

西域諸國考

茅子曰西域諸國貢否不常較之漢唐俱不逮焉夫玉門關古之所以限華夷也今之邊在其

内將千里何以示遠人哉超勇湯壽國之寶也

海外諸國考

茅子曰東南諸國其朝貢敬共無如占城琉球然占城古越裳也明王大度置之版圖之外反以為安南利琉球近亦脇于倭不以時至君子每咨歎焉修文德以來之張武功以動之均之聖王之略也豈必勤兵而後服哉然我之威德褎則彼亦鳥獸散故聖王兢兢焉

安南考

茅子曰嘗當宣德間西東楊稱名臣哉然其勸宣皇帝之棄安南先臣謂良策也我敢同聲而和耶　文皇帝兩出師損士衆傾府庫竭倉廩當是時天下良苦之數公者固心腹帷幄之臣也豈不可置一語哉及郡邑之戍守之章章有程士大夫便於朝農便於野商賈便於道一夫跳梁委而棄之肯堂肯搆其謂之何是役也實

甚于 文皇以輔得之使以輔守之如黔於雲
南也安得屢叛哉其議棄之也輔實爲元老不
敢堅其說將有望耶抑不得已耶嗟乎屯法之
弊軍民均病焉二公之所爲也恩可殉法可弛
根本可不慮況區區疆域哉迨 肅皇帝以天
縱之英武慨焉欲正篡弑之罪而當是時有君
無臣至今惜之君臣之難相遭也如此哉然有
文皇在數公者皆宣力王家者也故曰爲君

難誰披其疆域之詳及進兵之道於左方以告後之君臣

朝鮮考

茅子曰龔少師嘗謂隋唐之際高麗勁矣明興濡沫皇風俎豆詩書爲冠帶國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攜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於今弗替可謂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成形　高皇前言徵於左券神聖

豫謨曷可忽哉余竊有感也　高皇豈特謂其
弱哉知其弱則不能守不能守則唯强者是附
唯强者是附則不可責以忠義望其圖報矣今
李氏宗社失而復存朝廷之德實與天並邇者
東事紛紜頗有陰陽天下不能無望焉夫成桂
之於王氏何如哉奪其國以至於今故洪武末
年令遼東絕朝鮮且著之祖訓焉朝鮮之再通
自永樂元年始也董山之叛亦陰受其爵此其

通女直之始也今禮義修於外觀望存於中我
恃其服彼忿其慢異日隱憂恐有不出 高皇
豫料者可不戒哉故許其疆域於左

航海

茅子曰禹貢之終也許哉言聲教所及儒者曰
先王不務遠夫勞近以務遠君子不取也不寧
兵不疲民而禮樂文明赫昭異域使光天之下
無不沾德化焉非先王之天地同量哉唐起于

西故玉關之外將萬里明起于東故　文皇帝
航海之使不知其幾十萬里天實啓之不可强
也當是時使爲內豎鄭和亦不辱命焉其圖列
道里國土詳而不誣載以昭來世志武功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六 終